

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子不語 第六卷

豬道人即鄭鄭 明季，華山寺中養一豬，年代甚久，毛盡脫落，能持齋，不食穢物，聞誦經聲，則叩首作頂禮狀，合寺僧以「道人」呼之。

一夕，老病將死，寺中住持湛一和尚者，素有道行，將往他處說法，召其徒謂曰：「豬道人若死，必碎割之，分其肉啖寺僧。」眾僧雖諾之，而心以為非。已而豬死，乃私埋之。湛一歸，問豬死作何處分。眾僧以實告，且曰：「佛法戒殺，故某等已埋葬之。」湛一大驚，即往埋豬處，以杖擊地哭曰：「吾負汝！吾負汝！」眾僧問故，曰：「三〇年後，某村有一清貴官無辜而受極刑者，即此豬也。豬前生係宰官，有負心事，知惡劫難逃，托生為畜，來求超度。我故立意以刀解法厭勝之，不意為汝輩庸流所誤。然此亦大數，無可挽回也。」

崇禎間，某村翰林鄭鄭素行端方，在東林黨籍中，為其舅吳某誣其杖母事，凌遲處死，天下冤之。其時湛一業已圓寂，眾方服其通因果也。

徐先生

宿松石贊臣家饒於財，兄弟數人，資各數萬。宿俗：富饒之家，每日必設一家常飯置外廳堂，不拘來客，皆就食焉，號曰「燕坐」。忽有徐姓者，清瘦微鬚，亦來就食，指門外青山曰：「君等曾見過山跳乎？」曰：「未也。」徐以手指三撮，山果三躍。眾人大奇之，呼為先生。

先生謂贊臣曰：「君等家資雖富，能煉丹，可加〇倍。」群兄弟惑其言，置爐設灶，各出銀母數千以求子金。二房弟婦某氏，素黠，暗置銅於銀母中，不與先生見。亡何炭熾，風雷起於屋上，劈碎瓦數片。先生罵曰：「此必有假銀攙雜，致於鬼神怒。」詢之，果然，合家駭服。先生置銅盤於空中，呼曰：「丹來。」盤中鏗然，一錠墜下；連呼之，鏗鏗之聲不已，大錠小錠齊落於盤。先生曰：「煉大丹在深山中人跡不到之所，可致千萬，盍隨我往江西廬山乎？」石氏兄弟愈喜，即載銀數萬隨先生往。未半途，先生上岸去矣。夜，率大盜數〇明火執杖來劫取銀，曰：「毋怖，我雖盜魁，然頗有良心。念汝等供養我甚誠，當留下千金，俾汝等還鄉。」於是，石家兄弟以全數與之，惘惘然歸。

〇年後，安慶按察使衙門役吏差人來召贊臣，曰：「獄有大盜徐某，請君相見。」贊臣不得已往，果見先生。先生曰：「我劫數已盡，死亦何辭。但念我數年交誼，為葬其遺骸。」脫手上金鈎四隻與贊臣為棺費，且曰：「我大限在七月一日未時，汝可來送。」至期，贊臣往市曹，見先生反接待斬。忽胯下出一小兒作先生音曰：「看殺我！看殺我！」須臾頭落，小兒亦不見。其時臬使為祖廷圭，滿洲正藍旗人。

秦毛人

湖廣鄖陽房縣有房山，高險幽遠，四面石洞如房。多毛人，長丈餘，遍體生毛，往往出山食人雞犬，拒之者必遭攫搏。以槍炮擊之，鉛子皆落地，不能傷。相傳制之法，只須以手合拍，叫曰：「築長城！築長城！」則毛人倉皇逃去。余有世好張君名啟者，曾官其地，試之果然。土人曰：「秦時築長城，人避入山中，歲久不死，遂成此怪。見人必問：『城修完否？』以故知其所怯而嚇之。」數千年後猶畏秦法，可想見始皇之威。

獍

房山有獍獸，好食銅鐵而不傷人。凡民間犁鋤刀斧之類，見則涎流，食之如腐。城門上所包鐵皮，盡為所啖。

人同

喀爾喀有獸，似猴非猴，中國人呼為「人同」，番人呼為「噶里」。往往窺探穹廬，乞人飲食，或乞取小刀煙具之屬。被人呼喝，即棄而走。有某將軍畜養之，喚使莖豆樵汲等事，頗能服役。居一年，將軍任滿，歸。人同立馬前，淚下如雨，相從〇餘里，麾之不去。將軍曰：「汝之不能從我至中國，猶我之不能從汝居此土也。汝送我可止矣。」人同悲鳴而去，猶屢回頭仰視云。

人蝦

國初，有前明逸老某欲殉難，而不肯死於刀繩水火。念樂死莫如信陵君，以醇酒婦人自戕。仿而為之，多娶姬妾，終日荒淫。如是數年，卒不得死，但督脈斷矣，頭彎背駝，偻如熟蝦，匍匐而行。人戲呼之曰「人蝦」。如是者二〇餘年，八〇四歲方死。王子堅先生言幼時猶見此翁。

鴨嬖

江西高安縣僮楊貴，年〇九歲，微有姿，性柔和。有狎之者，都無所拒。一日夏間，浴於池中，忽一雄鴨飛齧其臀，而以尾撲之作抽疊狀，擊之不去。須臾死矣，尾後拖下肉莖一縷，腺水涓涓然。合署人大笑，呼楊為「鴨嬖」。

鼻厲精

無錫華生，美風姿，家住水溝頭，密邇聖廟。廟前有橋甚闊，多為遊人憩息。夏日，生上橋納涼，日將夕，步入學宮，見間道側一小門，有女徘徊戶下。生心動，試前乞火。女笑而與之，亦以目相注。生更欲進詞，而女已闔扉，遂記門徑而出。次日再往，女已在門相待。生叩姓氏，知為學中鬥女，且曰：「妾舍逼隘，不避耳目；卿家咫尺，但得靜僻一室，妾當夜分相就。卿明夕可待我於門。」生喜急歸，誑婦以畏暑，宜獨寢，灑掃外室，潛候於門。女果夜來，攜手入室，生喜過望。自是每夕必至。

數月後，生漸羸弱。父母潛窺寢處，見生與女並坐嬉笑，亟排闥入，寂然無人，乃嚴詰生，生備道始末，父母大駭，偕生赴學宮蹤跡，絕無向時門徑；遍訪鬥女中，亦並無有女者。其知為妖，乃廣延僧道，請符籙，一無所效。其父研硃砂與生曰：「俟其來時，潛印女身，便可蹤跡。」生俟女睡，以硃砂散置髮上，而女不知。次日，父母偕人人聖廟遍尋，絕無影響。忽聞鄰婦語小兒曰：「甫換新褲，又染猩紅，從何處染來耶？」其父聞而異之，往視，小兒褲上盡硃砂，因究兒所自。曰：「適騎學宮前負碑龜首，不覺染此。」往視鼻厲精之首，硃砂在焉。乃啟學宮，碎碑下龜首，石片片有血絲，腹中有小石如卵，堅光若鏡，錘之不散，遠投太湖。自是女不復來。

閱半月，女忽直入寢所冒生曰：「我何負卿？竟碎我身體！然我亦不惱也。卿父母所慮者，為卿病耳。今已乞得仙宮靈藥，服之當無恙。」出草葉數莖，強生食。其味香甜，且云：「前者居處相近，可朝夕往返；今稍遠，便當長住此矣。」自是白晝見形，惟不飲食，家人大小咸得見之。生妻大罵，女笑而不答。每夕，生妻擁生坐牀，不令女上，女亦不強。但一就枕，妻即昏昏長睡，不知所為，而女獨與生寢。生服靈藥後，精神頓好，絕不似曩時孱弱。父母無奈，姑聽之。如是年餘。

一日，生偶行街市，有一疥道人熟視生曰：「君妖氣過重，不實言，死期近矣！」生以實告。疥道人邀入茶肆，取背上葫蘆傾酒飲之，出黃紙二符授生曰：「汝持歸，一貼寢門，一貼牀上，毋令女知。彼緣尚未絕，俟八月〇五夜，我當來相見。」時六月中旬也。生歸，如約貼符。女至門驚卻，大詬曰：「何又薄情若此？然吾豈懼此哉！」詞甚厲，而終不敢入。良久，大笑曰：「我有要語告君，憑君自擇，君且啟符。」如其言，乃入，告生曰：「郎君貌美，妾愛君，道人亦愛君。妾愛君，想君為夫；道人愛君，想君為龍陽耳。二者，郎君擇焉。」生大悟，遂相愛如初。

至中秋望夕，生方與女並坐看月，忽聞喚名聲，見一人露半身於短牆外。迫視之，疥道人也。拉生告曰：「妖緣將盡，特來為汝驅除。」生意不欲。道人曰：「妖以穢言謗我，我亦知之，以此愈不饒他。」書二符曰：「速去擒來。」生方逡巡，適家人出，遽將符送至妻所。妻大喜，持符向女，女戰慄作噤，乃縛女手，擁之以行。女泣謂生曰：「早知緣盡當去，因一點癡情，淹留受

禍。但數年恩愛，卿所深知，今當永訣，乞置我於牆陰，勿令月光照我，或冀須臾緩死。卿能見憐否？」生固不忍絕之也，乃擁女至牆陰，手解其縛。女奮身躍起，化一片黑雲，平地飛升。道人亦長嘯一聲，向東南騰空追去，不知所往。

陰間中秋官不辦事

羅之芳，湖北荊州府監利縣舉人。辛未會試，有福建浦城縣李姓者來拜，曰：「足下今科必中，但恐未能館選。」羅詢其故，李不肯說，云：「俟驗後再說。」榜發，果中進士，竟未館選，乃往問之。據云：「前得一夢，夢足下將為浦城縣老父台，故來相訪。」羅還家，選期尚早，乃就館某氏，自道將來選官，必得浦城矣。不料處館三年，一病而歿，家中亦不知李所說夢中事也。

又一年後八月□五日，家中請仙，乩盤大書：「我係羅之芳，今回來了。」合家不信，乩上書：「你若不信，有螺螄灣田契一紙，我當年因歿於館中，未得清付家中，尚記得夾在《禮記》某篇內。爾等現在與田鄰構訟，可查出呈驗，則四至分明，訟事可息。」家人當即檢查，果得此契，於是合家痛哭。乩上亦寫數□「哭」字。問：「現在何處？」乩寫：「做浦城縣城隍。」且云：「陰間比陽間公事更忙，一刻不暇，惟中秋一日，例不辦事。然必月朗風清，英魂方能行遠。今適逢此夕，故得閒回家一走。若平常日子，便不得暇回來了。」又吩咐家人：「庭外草木不得搖動，我帶回鬼吏鬼卒有□餘人，皆依草附木而棲。鬼性畏風，若無所憑借，被風一吹，便不知飄泊何處，豈不是我做城隍的反害了他們麼！」乩盤書畢，又做長賦一篇乃去。

縛山魃

湖州孫葉飛先生，掌教雲南，素豪於飲。中秋夕，招諸生飲於樂志堂，月色大明，忽几上有聲，如大石崩壓之狀。正愕視間，門外有怪，頭戴紅緯帽，黑瘦如猴，頸下綠毛茸茸然，以一足跳躍而至。見諸客方飲，大笑去，聲如裂竹。人皆指為山魃，不敢近前。伺其所往，則闖入右首廚房。廚者醉臥牀上，山魃揭帳視之，又笑不止。眾大呼，廚人驚醒見怪，即持木棍毆擊，山魃亦伸臂作攫搏狀。廚夫素勇，手抱怪腰，同滾地上。眾人各持刀棍來助，斲之不入。棍擊良久，漸漸縮小，面目模糊，變一肉團；乃以繩捆於柱，擬天明將投之江。

至雞鳴時，又復几上有極大聲響，急往視之，怪已不見。地上遺緯帽一頂，乃書院生徒朱某之物。方知院中秀才往往失帽，皆此怪所竊。而此怪好戴緯帽，亦不可解。

門夾鬼腿

尹月恒住杭州艮山門外，自沙河灘歸，懷菱半斤。路經鉢盂潭，人稀地曠，有義塚數堆，覺懷內輕鬆，探所買菱，已失去矣。因轉身尋至義塚，見菱肉剖碎，並聚塚尖。尹復拾至懷內，踉蹌歸家。

食未竟而病大作，喊云：「吾等不啻菱肉久矣！欲借以解宿饑。汝必盡數取回，何吝嗇若是？今吾等至汝家，非飽食不去。」其家懼，即供飯為主人贖罪。杭俗例：凡送鬼者，前人送出門，後人把門閉。其家循此例，閉門過急，尹復大聲云：「汝請客當恭敬。今吾等猶未走，而汝門驟閉，夾壞我腿，痛苦難禁。非再大烹請我，則吾永不出汝門矣。」因復祈禳，尹病稍安。然旋好旋發不脫體，卒以此亡。

祭雷文

黃湘舟云：「渠田鄰某有子，生□五歲，被雷震死，其父作文祭雷云：『雷之神，誰敢侮？雷之擊，誰敢阻？雖然，我有一言問雷祖。說是吾兒今生孽，我兒今年才□五。說是我兒前生孽，何不使他今生不出土？雷公雷公作何語？』祭畢，寫其文於黃紙焚之。忽又霹靂一聲，其子活矣。」

王介眉侍讀是習鑿齒後身

吾鄉孝廉王介眉，名延年，同薦博學鴻詞。少嘗夢至一室，秘書古器，盎然橫陳。榻坐一叟，短身白鬚，見客不起，亦不言。又有一人頰而黑，揖介眉而言曰：「余，漢之陳壽也，作《三國志》，黜劉帝魏，實出無心，不料後人以為口實。」指榻上人曰：「賴此彥威先生以《漢晉春秋》正之。汝乃先生之後身，聞方撰《歷代編年紀事》，夙根在此，須勉而成之。」言訖，手授一卷書，俾題六絕句而寤。寤後僅記二句，曰：「慚無《漢晉春秋》筆，敢道前生是彥威。」後介眉年八□餘，進呈所撰《編年紀事》，得賜翰林侍讀。

周若虛

溪周若虛，久困場屋，在城外謝家店教讀四□餘年，凡村內長幼，靡不受業。一日，晚膳後在館獨坐，有學生馮某向前作揖，邀若虛至家，有要事相懇。言畢告別，辭色之間，甚覺慘惋。若虛憶馮某已死，所見者係鬼，不覺大驚，即詣其家。

馮某之父夢蘭在門外佇立，見即挽留小飲。若虛亦不道其所以，閒話家常。不覺漏下三鼓，不能回家，夢蘭留宿樓上；在中間設榻，間壁即馮某之妻王氏住房，隱隱似有哭聲。若虛秉燭不寐。見樓梯上有青衣婦人，屢屢伸頭窺探，始露半面，繼現全身。若虛呵問：「何人？」其婦厲聲曰：「周先生，此時應該睡矣。」若虛曰：「我睡與不睡，與汝何干？」婦曰：「我是何人！與先生何干？」即披髮瀝血，持繩奔犯。若虛驚駭欲倒，忽背後有人用手持扶，曰：「先生休怕，學生在此保護。」諦視之，即已故之馮生也。隨即不見。

若虛喊叫，其父夢蘭持燭上樓，若虛具道所見。夢蘭即叫媳婦王氏開門，杳無聲息；抉門入，則身已懸樑上矣。若虛協同解救，逾時始蘇。因午前王氏與小姑爭鬧，被翁責罵，短見輕生，惡鬼乘機而至。其夫在泉下知之，故求援於若虛。

葛道人以風洗手

葛道人者，杭州仁和人，家素小康，性好道。年五□外，分家資，半以與子，而挾其半以游。過錢塘江，將取道人天台山，路遇一叟拱手曰：「子有道骨，盍學道？」葛與談，甚悅。叟曰：「某福建人也，明習天文，曾官於欽天監，辭官歸二□年矣。子如不棄，明春當候子於家。」寫居址與之。

葛次年如期往訪，不遇，悵悵欲回。晚入旅店，又見一道士，貌偉神清，終夕不發一語。葛就而與談，自陳為訪仙故來。道士曰：「子果有志，吾薦子入廬山，見吾師兄雲林先生，可以為子師。」葛求薦書而往。行深山中□餘日，不見蹤跡，心竊疑之。

一日，見山洞中坐一老人，以手招風作盥沐狀。葛異之，因陳道人書拜於座下。老人曰：「汝來太早矣！尚有人間未了緣三□年。吾且與汝經一卷，法寶一件，汝出山誦經守寶以濟世人，三□年後再入山，吾傳汝道可也。」葛問：「以手招風何為？」曰：「修神仙術成者，食不用火，沐不用水，招風所以洗手也。」因導葛出山。行未半日，已至南昌大路矣。

至家，葛道人學其術，能治鬼服妖。所謂法寶者，乃一鵝子石，有縫，頗似人眼，有光芒，能自動閃閃，如交睫然。葛亦不輕以示人也。

沈姓妻

杭州有沈姓者，住運司署前，與葛道人善。其長子旭初，妻有娠，詢道人說男女。道人命：「取水一碗來。」沈與水，置几上。道人默念咒語數通，側耳聽片時，蹙額曰：「奈何！奈何！」沈驚問故，曰：「汝妻不久有難，恐傷性命，不暇問男女也。」沈雖素知道人靈異，然其妻甚健，疑信參半。

未幾，沈妻持燈上樓，忽大聲呼痛。其翁姑與其夫急走視之，已臥牀顛撲，面作笑容曰：「今日乃泄我恨。」其聲若紹興人。沈夫妻環叩之，答曰：「我自報冤，不干汝事。」沈急命次子某往求道人。道人至，取米一碗，口作咒語，手撮米擊病者。病者作畏懼狀曰：「我奉符命報冤，道人勿打！」道人曰：「汝有何冤？」病者答曰：「予，山陰人也。此女前生乃予鄰家婦。予時四歲，偶戲其家，碎其碗。伊詈我母與私夫某往來，故生此惡兒。予訴之母，母恐我泄其事，撻予至死。是致予死者，此婦也。我仇之久矣，今始尋著。」道人告沈曰：「報冤索命事，都是東嶽掌管，必須訴於嶽帝，允救，方可以法治；否則難救。」沈清晨赴法

華山嶽帝廟，默訴其事，占得上上籤，歸告道人。其時婦胎已墮，道人嫌不潔，不肯入房。沈合家哭求，道人乃詣榻前，書召彩雲符一紙，問：「好看否？」病婦答曰：「好。」道人曰：「何不出觀？」應曰：「諾。」道人即捏訣向空一捉，曰：「得矣。」馳下樓去，病人昏迷若醒，曰：「我為何遍身痛極？腹甚饑。」左右與之食。

安未半刻，又作哭聲曰：「汝攜我孫去，我在此，亦能索汝命！」言畢，顛狂如故。口中作聲甚雜，皆杭音。內有一鬼云：「我輩皆張老頭兒邀來，你家若肯齋薦，我等即去。」沈邀僧作道場，眾聲稱謝不已。忽又作張老者聲云：「我是正客，如何反輕我？諸人饅頭皆是菜心，我獨豆沙多而菜心少？」沈視所設張老位前，果如所言，乃換與之。求其去，終不肯，復請道人來。道人授桃枝一束，曰：「叟則打之。」沈持入，向病人作欲打勢。婦哀鳴曰：「勿打，我去，我去。」道人立門外，預設一甕，向空罵曰：「速入此中！」用符一紙封其口攜去，沈婦從此愈矣。

半年後，有人遇道人於理安寺，見眾僧扛道人行空室中，七晝夜不著土木，口吐黑汁數升，污沾衣，色如血。告人曰：「我以童真之身污產婦穢氣，幸眾長老超度，不然，幾墮落矣。」

怪弄爆竹自焚

紹興民家有樓，終年鑄閉。一日，有遠客來求宿。主人曰：「宅東有樓，君敢居乎？」客問故，曰：「此樓素積輻重，二僕居之。夜半聞叫號聲，往視之，見二僕顏色如土，戰慄不能言。少頃云：『我二人甫睡，尚未滅燭，見一物長尺許，如人間石敢當狀，至榻前，攀幃欲上。我等駭極，不覺大呼狂奔而下。』所見如此，自是莫敢有樓居者。」客聞笑曰：「僕請身試之。」主人不能挽，為滌塵土，列几席而下榻焉。客登樓，燃燭佩劍以待。

漏三下，有聲索索自室北隅起。凝睇窺之，見一怪如主人所言狀，跳而登座，翻閱客之書卷。良久，復啟其篋，陳物几上，一一審視。篋內有徽州炮竹數枚，怪持向燈前，把玩良久。煙花飛落藥線上，轟然一聲，響如霹靂，此怪唧唧滾地，遂歿不見。心大異之，虞其復來，待至漏盡，竟匿跡銷聲矣。

晨起告主人，互相驚詫。至夜，客仍宿樓上，杳無所見。此後，樓中怪絕。

喀雄

喀雄者，姓楊，父作守備，早亡。表叔周某，作副將，鎮河州，憐其孤，撫養之。周有女，年相若，見雄少年聰秀，頗愛之，時與飲食。周家法甚嚴，卒無他事。

有務子者，亦周戚也，直宿書齋。夏月，雄苦熱，徘徊月下，見周女冉冉而至，遂與成歡。次日入內，見女曉妝，雄目之而笑，女亦笑迎之。自後無日不至。務子聞其房中笑語，疑而窺之，見雄與周女相狎，而心大妒，密白周公。周入宅讓其夫人，夫人曰：「女兒夜夜與我同牀，焉有此事？」周終以為疑，借他事杖雄而遣之。雄無所依，棲身蘭州古寺中。

一日者，女忽至，帶來輻重甚富。雄驚且喜，問：「從何來？」曰：「與我叔父同來。」蓋周公之弟名錡者，亦武官也，方升蘭州守備。雄深信不疑，與女居半月，揚揚如富人。叔到任後，遇諸途，喜曰：「姪在此乎？」曰：「然。」叔策馬登其堂，姪婦出拜，乃周女也，大驚問故，雄具言之。錡曰：「予來時，不聞署中失女事，豈吾兄諱之耶？」居數日，借公事回河州，備述其事。周大駭，曰：「吾女宛然在室，頃且同飯，哪有此事？或者其狐仙所冒充耶！」夫人曰：「與其使狐狸冒充我女之名，玷我閨門，不如竟以真女妻之，看渠如何？」周兄弟二人大以為然，即招雄歸成親。

合巹之夕，西寧之女先已在房，雄茫然不知所措。女笑而謂之曰：「何事惶惶？兒狐也，實為報德而來。令祖作將軍時，嘗獵於土門關。兒貫矢被擒，令祖拔矢縱之。屢欲報恩，無從下手。近知郎愛周女而不得，故來作冰人，以償汝願。亦因子與周女有夙緣，不然，兒亦不能為力也。今媒已成，兒去矣。」倏然不見。

常熟程生

乾隆甲子，江南鄉試，常熟程生，年四□許，頭場已入號矣，夜忽驚叫，似得瘋病者。同號生憐而問之，俯首不答。日未午，即收拾考籃，投白卷求出。同號生不解其意，牽裾強問之，曰：「我有虧心事發覺矣。我年未三□時，館某搢紳家，弟子四人，皆主人之子姪也。有柳生者，年□九，貌美，余心慕，欲私之，不得其間，適清明節，諸生俱歸家掃墓，惟柳生與余相對，余挑以詩曰：『繡被誰憑寢？相逢自有因。亭亭臨玉樹，可許鳳棲身？』柳見之臉紅，團而嚼之。余以為可動矣，遂強以酒，俟其醉而私焉。五更，柳醒，知已被污，大慟。余勸慰之，沉沉睡去。天明，則柳已縊死牀上矣。家人不知其故，余不敢言，飲泣而已。不料昨進號，見柳生先坐號中，旁一皂隸，將我與柳齊牽至陰司處。有官府坐堂上，柳訴良久，余亦認罪。神判曰：『律載：雞奸者照以穢物入人口例，決杖一百。汝為人師，而居心淫邪，應加一等治罪。汝命該兩榜，且有祿籍，今盡削去。』柳生爭曰：『渠應抵命，杖太輕。』陰官笑曰：『汝雖死，終非程所殺也。倘程因汝不從而竟殺汝，將何罪以抵之？且汝身為男子，上有老母，此身關係甚大，何得學婦女之見羞忿輕生？《易》稱：『窺觀女貞，亦可醜也。』從古朝廷旌烈女不旌貞童，聖人立法之意，汝獨不三思耶？』柳聞之大悔，兩手自搏，淚如雨下。神笑曰：『念汝迂拘，著發往山西蔣善人家作節婦，替他謹守閨門，享受旌表。』判畢，將我杖三□放還魂，依然在號中。現在下身痛楚，不能作文；就作文，亦終不中也。不去何為？」遂呻吟頽唐而去。

怪風

涼州大靖營有松山者，在沙磧中，古戰場也。將軍塔思哈因公領兵過其處，白草黃雲，一望無際。忽見一山高千仞，中有火星萬點，蔽日而來，聲若雷霆，人馬失色。哈大驚，謂是山移。俄而漸近，不及迴避，乃同下馬閉目據地，互相抱持。頃之，天地如墨，人人滾地，馬亦翻倒，良久始定。麾下三□六人，滿面皆血，石子嵌入面皮，深者半寸。回望高山，已在數□里之外。日暮，抵大靖營，告總兵馬成龍。馬笑曰：「此風怪，非山移也。若山移，公等死矣。此等風，塞外至冬常常有之，不傷性命。但公等為沙石所擊，從此盡成麻面，年貌冊又須另造矣。」

孝女

京師崇文門外花兒市居民，皆以製通草花為業。有幼女奉老父居，亦以製花生活。父久病不起，女忘啜廢寢，明慰暗憂。適有鄰媪糾眾婦女往丫髻山進香者，女因問：「進香可能療父病否？」媪曰：「誠心祈禱，靈應如響。」女曰：「此間去山，道里幾何？」曰：「百餘里。」曰：「一里幾何？」媪曰：「二百五□步。」女謹記之。每夜靜父寢，持香一炷，自計步數里數，繞院叩頭，默祝身為女子不能朝山之故。如是者半月有餘。向例：丫髻山奉祀碧霞元君，凡王公搢紳，每至四月，無不進香，以雞鳴時即上殿拈香者為頭香。頭香必待大富貴家，庶人無敢僭越。時有太監張某往進頭香，甫闢殿門，已有香在爐中。張怒責廟主，廟主曰：「殿不曾開，不識此香何由得上。」張曰：「既往不咎，明日當來上頭香，汝可待我，毋許別人先入。」廟主唯唯。

次日始四更，張已至；至則爐中香已宛然，一女子方禮拜伏地，聞人聲，倏不見。張曰：「豈有神聖之前鬼怪敢公然出現者，此必有因。」坐二山門外，聚香客而告之，並詳述所見容態服飾。一媪聽良久，曰：「據君所見，乃吾鄰女某也。」因說其在家教父禮拜之事。張歎曰：「此孝女，神感也。」進香畢，即策馬至女家，厚賜之，認為義女，父病旋愈。因太監周恤故，家漸溫飽。女嫁大興張氏，為富商妻。

老嫗變狼

廣東崖州農民孫姓者，家有母，年七□餘。忽兩臂生毛，漸至腹背，再至手掌，皆長寸餘；身漸僵僵，尻後尾生。一日，仆地化作白狼，衝門而去。家人無奈何，聽其所之。每隔一月，或半月，必還家視其子孫，照常飲啖。鄰里惡之，欲持刀箭殺之。其子婦乃買豚蹄，俟其再至，囑曰：「婆婆享此，以後不必再來。我輩兒孫深知婆婆思家，無惡意，彼鄰居人那能知道？倘以刀箭相傷，則做兒媳者心上如何忍得？」言畢，狼哀號良久，環視各處，然後走出。自後，竟不來矣。

義犬附魂

京中常公子某，少年貌美，愛一犬，名花兒，出則相隨。春日，豐台看花，歸遲人散，遇三惡少方坐地轟飲。見公子美，以邪語調之。初而牽衣，繼而親嘴。公子羞沮遮攔，力不能拒。花兒咆哮，奮前咬噬。惡少怒，取巨石擊之，中花兒之頭，腦漿迸裂，死於樹下。惡少無忌，遂解帶縛公子手足，剝去下衣。兩惡少踏其背，一惡少褪褲，按其臀，將淫之。忽有癩狗從樹林中突出，背後咬其腎囊，兩子齊落，血流滿地。兩惡少大駭，擁傷者歸。隨後有行人過，解公子縛，以下衣與之，始得歸家。心感花兒之義，次日往收其骨，為之立塚。

夜，夢花兒來，作人語曰：「犬受主人恩，正欲圖報，而被兇人打死，一靈不昧，附魂於豆腐店癩狗身上，終殺此賊。犬雖死，犬心安矣。」言畢，哀號而去。公子明日訪至賣豆腐家，果有癩狗。店主云：「此狗奄奄，既病且老，從不咬人，昨日歸家，滿口是血，不解何故。」遣人訪之，惡少到家死矣。

白虹精

浙江塘西鎮丁水橋篙工馬南箴，撐小舟夜行，有老婦攜女呼渡，舟中客拒之，篙工曰：「黑夜婦女無歸，渡之亦陰德事。」老婦攜女應聲上，坐艙中，嘿無言。時當孟秋，斗柄西指，老婦指而顧其女笑曰：「豬郎又手指西方矣，好趨風氣若是乎！」女曰：「非也，七郎君有所不得已也。若不隨時為轉移，慮世間人不識春秋耳。」舟客怪其語，瞪愕相顧。婦與女夷然，絕不介意。舟近北關門，天已明，老婦出囊中黃豆升許謝篙工，並解麻布一方與之包豆，曰：「我姓白，住西天門，汝他日欲見我，但以足踏麻布上，便昇天而行至我家矣。」言訖不見。篙工以為妖，撒豆於野。

歸至家，捲其袖，猶存數豆，皆黃金也。悔曰：「得毋仙乎！」急奔至棄豆處跡之，豆不見而麻布猶存。以足躡之，冉冉雲生，便覺輕舉，見人民村郭，歷歷從腳下經過。至一處，瓊宮絳宇，小青衣侍戶外曰：「郎果至矣。」人，扶老婦人出，曰：「吾與汝有宿緣，小女欲侍君子。」篙工謙讓非耦。婦人曰：「耦亦何常之有？緣之所在即耦也。我呼渡時，緣從我生；汝肯渡時，緣從汝起。」言未畢，笙歌酒肴，婚禮已備。篙工居月餘，雖恩好甚隆，而未免思家。謀之女，女教仍以足躡布，可乘雲歸。篙工如其言，竟歸丁水橋。鄉親聚觀，不信其從天而下也。

嗣後屢往屢還，俱以一布為車馬。篙工之父母惡之，私焚其布，異香屢月不散，然往來從此絕矣。或曰：「姓白者，白虹精也。」

冷秋江

乾隆□年，鎮江程姓者，抱布為業，夜從象山歸。過山腳，荒塚累累，有小兒從草中出，牽其衣。程知為鬼，呵之，不去。未幾，又一小兒出，執其手。前小兒牽其西，西皆牆也，牆上簇簇然黑影成群，以泥擲之；後小兒牽往東，東亦牆也，牆上啾啾然鬼聲成群，以沙撒之。程無可奈何，聽其牽曳。東鬼西鬼始而嘲笑，繼而喧爭，程不勝其苦，仆於泥中，自分必死。忽群鬼呼曰：「冷相公至矣！此人讀書，迂腐可憎，須避之。」果見一丈夫，魁肩昂背，高步闊視，持大扇擊手作拍板，口唱「大江東」，于于然來，群鬼盡散。其人俯視程，笑曰：「汝為邪鬼弄耶！吾救汝。汝可隨吾而行。」程起從之，其人高唱不絕。行數里，天漸明，謂程曰：「近汝家矣，吾去矣。」程叩謝問姓名，曰：「吾冷秋江也，住東門□字街。」

程還家，口鼻竅青泥俱滿。家人為薰沐畢，即往東門謝冷姓者，杳無其人。至□字街問左右鄰，曰：「冷姓有祠堂，其中供一木主，名唱，乃順治初年秀才。秋江者，其號也。」

釘鬼脫逃

句容捕者殷乾，捕賊有名，每夜伺人於陰僻處。將往一村，有持繩索者貿貿然急奔，衝突其背，殷私憶此必盜也，尾之。至一家，則逾垣入矣。殷又私憶捕之不如伺之。捕之不過獻官，未必獲賞；伺其出而劫之，必得重利。

俄聞隱隱然有婦女哭聲，殷疑之，亦逾垣入。見一婦梳妝對鏡，櫪上有蓬頭者以繩鉤之，殷知此乃縊死鬼求代耳，大呼破窗入。鄰佑驚集，殷具道所以，果見婦懸於梁，乃救起之。婦之公姑咸來致謝，具酒為款。散後，從原路歸，天猶未明。背簌簌有聲，回顧，則持繩鬼也。罵曰：「我自取婦，於汝何事？而破我法！」以雙手搏之。殷膽素壯，與之對搏，拳所著處冷且腥。天漸明，持繩者力漸憊，殷愈奮勇，抱持不釋。路有過者見殷抱一朽木，口喃喃大罵，上前諦視，殷恍如夢醒，而朽木亦墜地矣。殷怒曰：「鬼附此木，我不赦木！」取釘釘之庭柱，每夜聞哀泣聲，不勝痛楚。

過數夕，有來共語者、慰唁者、代乞恩者，啾啾然聲如小兒，殷皆不理。中有一鬼曰：「幸主人以釘釘汝，若以繩縛汝，則汝愈苦矣。」群鬼噪曰：「勿言，勿言，恐泄漏機關，被殷學乖。」次日，殷以繩易釘如其法。至夕，不聞鬼泣聲。明旦視朽木，竟遁去。

櫻桃鬼

熊太史本，僦居京師之半截衚衕，與莊編修令輿居相鄰，每夜置酒，互相過從。

八月□二日夜，莊具酒飲熊，賓主共坐。忽桐城相公遣人來招莊去，熊知其即歸，獨酌待之。自斟一杯置几上，未及飲，杯已空矣。初猶疑己之忘之也，又斟一杯伺之。見有巨手藍色從几下伸出探杯，熊起立，藍手者亦起立，其人頭、目、面、髮，無一不藍。熊大呼，兩家奴悉至，燭照，無一物。莊歸聞之，戲熊曰：「君敢宿此乎？」熊年少氣豪，即命童奴取被枕置榻上而磨童出，獨持一劍坐。劍者，大將軍年羹堯所贈，平青海血人無算者也。時秋風怒號，斜月冷照，榻施綠紗帳，空明澄澈。街鼓鳴三更，心怯此怪，終不能寐。忽几上鏗然擲一酒杯，再鏗然擲一酒杯。熊笑曰：「偷酒者來矣。」俄而一腿自東窗進，一目、一耳、一手、半鼻、半口；一腿自西窗進，一目、一耳、一手、半鼻、半口，似將人身當中分鋸作兩半者，皆作藍色。俄合為一，睜睜然怒睨帳中，冷氣漸逼，帳忽自開。熊起拔劍砍之，中鬼臂，如著敝絮，了無聲響。奔窗逃去，熊追至櫻桃樹下而滅。

次早，主人起，見窗外有血痕，急來詢問，熊告所以。乃斬櫻桃樹焚之，尚帶酒氣。窗外有司閹奴，老矣，既聾且瞽，所臥窗榻乃鬼出入經過處，杳無聞見，鼾聲如雷。

熊後年登八旬，長子巡撫浙江，次子監司湖南，常笑謂人曰：「余以膽氣、福氣勝妖，終不如司閹奴之聾且瞽尤勝妖也。」

鼠齧林西仲

福建耿藩之變，廈門司馬林西仲不降，被縛入獄。西仲平素畫一小像，忽被鼠齧斷其頭，環頸一線如刀截者。家人號哭，以為不祥。未幾，王師破耿，出西仲於獄，復其官，加遷三級。西仲還家，家人置酒慶再生。是夕，聞群鼠聲啾啾甚忙，扛一物置几上去。視之，所銜去小像之頭，其持來還西仲也。